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第六十二回 飛彈章賢制軍奏事 得私書新御史劾奸

話說雲從龍將十府道的詳文，與幕中各友觀看，商酌如何辦理。內中有一位司奏折的幕友，江西人，深知魯鵬等之惡，分外比大眾動怒，忙越眾上前道：「此事甚為容易，明日東翁須要親提人證審問一堂，然後據實參奏。東翁所慮者，魯道同的面子。然而厲在東翁管下，不容不問，就是魯老也難怪我們，只好怨他的兒子不爭氣。」從龍聽了，即道：「老兄所議是極，奉請大筆代敘一稿。俟明日覆審下來，以便出奏。」那位幕友又道：「東翁出奏，倒要與江西撫軍聯銜匯劾。不然使撫台置身何地？此番雖是撫台孟浪，亦是惑於人言，東翁也犯不著得罪同僚。」從龍點頭稱是，遂傳話房吏，札飭十府道明日一早，將此案卷宗人證，都備送本衙門聽候覆訊，不得有誤。一齊無話。次早，道里送到文卷各件，即懸牌早堂候審。寶緝也得了信，亦來聽訊。從龍升坐二堂，喚上人眾，逐一細問，皆與十府道送來原供相符。又命他們加了畫押，復將人眾仍交十府道看管。一面出奏，一面行咨江西撫台，備說參辦人眾及匯銜情由。

撫台見了咨文，知道雲從龍是立他的腳步，其為感悅。又怕魯道同異日怪他不照看魯鵬，「殊不知是姓雲的同你家兒子作對，我亦無可如何。況我到江西撫台的任，全賴魯老之力，現在又有密事相求於他，我得抄在雲制台之先，發一私函入京，魯老方不怪我」。隔了一日，寫就私書一封，歷敘此事，「並非我坐觀不問，無奈連我皆有了處分。況且姓雲的為人萬分古執一意，與冷郎為難，即如我和他爭抗，徒然無益。甚至為令郎加罪」等語。函後又寫了數行，彼此相托的機密事務。當差了一名得力家丁，連夜進京投遞。隨後又具了一函，到南京相謝從龍關顧一切。這邊撫台的話，擱過不提。

且說魯鵬覆訊下來，曉得此案從龍必嚴加參辦，自己非獨不得過身，連撫台都要被我拖累。若論賈、許等人死不足惜，其奈痛癢相關，唇亡則齒寒。前日一時之怒，將他們扳出，不知把我的罪情都帶重了，此時懊悔無及。不得已寫就家書，打發家丁飛送京中見他父親設法彌縫。又另寄了一函與他胞弟魯鵬，恐父親惱他迭次胡鬧，不管這件事，叫他兄弟暗中懇求父親為力；又叫魯鵬四處拜託當道諸位，怕的父親因是自家兒子，為親者諱，不便出頭云云。兩處的私書，均是星夜趕趕，也不為慢。

那知雲從龍的奏章，更外飛速。從龍早料定他們，都要到京中求救，若被魯道同預為之計，做下手腳，豈不又便宜了魯鵬那斷。所以限定時刻，八百里加緊入京的，卻比他們的私書，早到一日。

魯道同處雖然見著副本，何敢捺攔，且又不知此事究竟若何重大，只得呈奏上去。天顏甚怒，即硃批悉如該督奏請辦理，發了下來。又知魯鵬是魯道同的長子，魯道同很受了幾句申斥。嚇得魯老，益發不敢聞問，心內卻胡猜亂想，竟不知兒子何由獲咎？雖然雲從龍奏章上，說的清清白白，未卜是真真假？怎麼預先沒有書札到我，是何意見？豈非這畜生胡塗到底，情甘束手待斃麼？兼之雲從龍此次的參奏，十分利害，其勢竟難挽回。

原來從龍的折中，將魯鵬等人誣害原由，細細入奏。又備說魯鵬許多惡跡，怎生與朱世功、賈子誠、許春舫等朋比為奸，以致有南昌「四獸」之稱。其所恃者，父兄威儀，故舊盈朝。倚一官為護符，視百姓如兒戲，任意酷虐，目無法紀。即議定魯鵬發遣新疆效力，不准收贖。朱世功，賈子誠，許春舫等各革去職銜，杖一百，徒二年半。禁卒竇泗雖犯事在前，因其知罪自首，情尚可容，杖六十，枷號三月省釋。陳寶煜本無過失，著仍回南昌縣任，飭令依限捕獲脫犯毛三等云。

魯道同見折內多有傷動他的言語，又懼又恨。恨的兒子屢次鬧出大事，帶累著他。前在甘泉任上，即因朱、賈、許等人，弄的丟官破鈔，落人笑話。此番又同這班人攪在一堆，鬧出事來，難不成離了這班人，你就不能做官了麼？真正不是冤家不聚頭。俗語，虎毒不食兒，親莫親如父子。魯道同欲待不問，又不能眼睜睜看著兒子犯罪，不去挽救；欲要去問，又懼牽連著自己。

左思右想，正在躊躇不決之際，恰好魯鵬的私書已到。魯道同看了，方才澈底明白。又怨魯鵬作事因循，既想求我代你出脫，怎麼不趕緊發信來京？如今被姓雲的先發制人，上諭已下，從那裡措手？這不是已成了死症麼！心內好生煩惱，叫了魯鵬回來，與他商議。魯鵬亦因接到哥哥書信，十分著急。父子兩人，計較了半夜，竟尋不出一條善策來。也不想代魯鵬全行解脫無事，只求得從末減。無如這件事業已定案，復又畏首畏尾，難以著力。

不表他父子在私第尋思。該應事有湊巧，也是魯道同父子的惡運已終，又鬧出一樁旁支的事來。

今上見寶徵年少有乾，且又學問淵源。在實錄館當差一年，毫無舛誤，天恩浩蕩，親點徵為江南道監察御史，兼巡視南城。

寶徵自得了御史，格外感仰殊恩，夙夜從公，慎益求慎。今日，正在南城巡察，忽見一人滿身灰塵飛奔入城，而且形色惶惶東瞻西盼。寶徵見了好生疑惑，忙喝令左右，即將此人帶住。

那人見有個官兒喝叫拿他，越發著急，高聲道：「我是有要緊公文，專趕入京的，並未犯法，何以拿我？若耽誤了我的公事，我卻不管，難道走路走犯了法麼？」寶徵也不理他，即在城邊坐下。將來人推到面前，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從那裡來的？既有公文在身，可取上來我看。果然不錯，即行釋放。」那人聽說要看他公事，忙道：「我是機密重件，何能亂與人看。到了我應投遞的地方，自會取出來。你們不信，跟了我去。實告訴你們罷，我叫牛大保，由江西來的，到魯中堂府內去的。中堂的公事，你們都要看起來，有多大的膽子麼？」

寶徵聞得那人說由江西而來，又是往魯道同府裡去的，心內早有兩分清白，呼呼冷笑道：「什麼公文？又不知是那一案的買囑來了。無論皇親國戚的公事，既走我地方經過，我皆看得。」即命眾隨役在他身畔搜檢，「有何物件，取上來我看。」眾役一聲答應，就來翻他衣服包裹，齊說道：「朋友有什麼取出來罷，還要我們費事嗎？」那人猶想拗強，當不起一班隨役如狼似虎，早在他包裹內，搜出一封私書呈上。

寶徵接過，看函面上寫著江西撫署封發，下面又寫「火速」二字，一連圈了幾圈；背後重重黏裹。知道是封機密私書，拆開內函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大笑道：「有趣，有趣。魯老頭兒，今番難逃我掌中了。好容易才尋出你這點破綻。」

那人見搜出他身畔私函，直嚇得面如土色，不住磕頭道：「小人是奉命差遣，身不由己，並與小人無干，要求大老爺施恩。」寶徵笑道：「你不須怕，你沒有半點事。此時卻不能放你，要借重你的口，到刑部堂上說聲呢！」說罷，起身叫帶了牛火保回寓，吩咐小心看守，不可大意，也不可難為他。遂在燈下，連夜修成奏章，將這封私書黏貼在後，好一齊呈了上去，使他抵賴不得。

次早，先將奏草送與叔父陳仁壽批改。仁壽現在已升到兵部右侍郎之職，看了來稿，連稱使得。「我每見魯老頭兒多少不公不法之事，即思參劾，無奈那老東西奸刁巨猾，各事謹慎異常，不容易尋他的實據。若沒有一定把柄，又恐扳他不倒，徒多此一舉，使他提防著我們。難得你著他如此大憑大據，不趁此時狠狠參他一本，豈不坐失機會。昨日閱得邸抄，見雲在田參劾他兒子魯鵬的奏章。因魯鵬誣詳焜兒縱囚冒功各款起見，多虧在田識破機關，又得了他許多劣跡，把魯鵬那畜生照例反坐，發遣新疆。若非你在田伯父審清此案，焜兒豈不要受他的冤栽麼！足見天道循環，絲毫不爽。日前他兒子害你兄弟，今日他的把柄即落在你手內，可不是暗中鬼使神差，叫你替焜兒報仇麼！其實我陳家並與他魯家，無甚重隙，不過因你父親上年在兩江任上，參他次子魯鵬的一點仇恨。殊不知那是公事，不能怨人，只好怨山陽縣的百姓去。孰料小人心腸，另有見解，以為你父親不顧同朝交情，所以今番焜兒放了南昌，恰恰魯鵬做了頂門針的上司，才鬧出這件事來。加以前次甘又盤先生的原由，焜兒乃甘家女婿，恨上添恨。我久經慮到此處，果不出我所料。然而壞人是做不得的，他兒子魯鵬陷害焜兒全屈虛誑，終有個水落石出，立分涇渭，是害人不著，倒害了自己。此時你所得他的把柄，乃係鑿鑿有據，不怕魯老具有通天手段，也難翻出你的手掌。你只管放大了膽，去上此奏章，不要害怕，不愁不將他父子一箍腦兒齊齊扳倒。朝中去了這個蠢國老賊，方得清楚。第一他專於收納各省外官賄賂，賣通線索，必致外官刻削百姓脂膏來供獻他，也不知敗壞多少國紀，殘虐多少編氓。目下他家父子的惡孽，不減似當年劉先達家父子，只有過頭，沒有

不及。我嘗歎惡人何以偏偏都出在一門呢！」

寶微笑道：「姪兒何怕之有？沒有得著他的把柄時候，姪兒也同叔父的意見相同，日日都想和老魯拚這麼一拚，實在他的那些不公不法行為，令人見了髮指。何況現在有了實據，更好著力，還慮唱不齣戲來麼？姪兒如果害怕，倒不來同叔父商量了。」仁壽點首道：「很好，我耳聽你好消息罷。」叔姪兩人，又說了一會活。寶徵告辭出來，回轉自己公所。又將他父子如何同朝黨惡，敘說入內。臚了清，即呈送進去，專候上諭發落。

魯道同連日愁煩得寢食俱廢，因想不出代魯鵬出脫的法則。那裡知道，自家的把柄已入人手，他真正做夢也慮不及此。這日，忽聞內廷有旨傳喚，立刻就去，不知何故，忙穿換公服，來至內廷。見上面一順兒坐著幾位軍機處王公大臣，兩邊排列著許多小京員等人，好似要勘問什麼事的光景。急搶步上來，欲待與諸人行禮，早聽上面說道：「皇上有旨，傳問魯道同事件。」魯道同一嚇，連忙整衣，向北行了朝參大禮跪下，又聽上面問道：「御史陳寶徵所參魯道同各款，內有交通外官，私函往來，並納取賄賂一款，情節較大。著該王大臣等，傳問魯道同明白自陳。」

魯道同跪在下面，側耳靜聽，方知是陳寶徵奏參的，暗暗搖頭道：「這小畜生，好大膽子，居然敢在老虎頭上撲起蒼蠅來。不是我誇張大口，這些捉風捕影的參款，就羅列一千件放在奏折上，亦是徒然。我久已防備，也不止一年了。多少風峻嚴厲的老輩，都奈何我不得，又何懼你這新進小於，胎毛乳牙尚未全退呢！然而這些沒據的空言，只派著我明白回奏，何至傳喚內廷，如此機密，好似犯了什麼重大事情一般。初聞令人可怕，此刻倒覺可笑。都是這班軍機裡的人，沒有見識，小題大做罷了。待此事過後，我也慢慢來擺佈陳寶徵那小畜生一場。只怕我一發手，小畜生即難招架了。你家老子的仇恨，我刻刻在心，久欲拿你出氣，因為事件太多，未嘗理料到你。這是從那裡說起，反被他先踹我一腳去，雖然無損於我，究屈可惡。」正待分辯，復聞上面道：「今有陳御史原參奏折一道，老中堂可先看了，好逐一陳認有無其事。」說著，擲下原折。

魯道同接在手內，暗，笑道：「不用細看，無非水上一棒的話。大凡這起瘋狗子咬人，不過風聞據聞而已，如隔靴搔癢，不著癢處。那些道行淺薄的人，才得吃你苦頭呢！我也要虛掩故事，看這麼一看，方好扳駁。」遂展開觀看，所有以上各款，魯道同毫不介意。忽見中間一款，參他交通外官，敗壞國政，有江西巡撫親筆私書一封，黏呈為據。不禁吃了一驚，急翻轉奏章，果見原函黏在折後。從頭細看，恰恰是因魯鵬的那件公案，始末根由寫得明明白白；書後又寫著，彼此關節的話。不須認罪畫供，這就是如山鐵案了。

此時，魯道同好像被半空中打了一個絕大的霹靂，震得目定口呆，渾身發抖，額顛上汗珠有黃豆般大，滾滾的淌了下來。自知不妙，忙摘了朝帽，在地上碰頭。上面又問道：「陳御史所奏，孰虛孰實？老中堂可明白說來，以便本大臣等覆奏。」魯道同現在有一百張嘴都分割不得，惟有匍匐在地，自稱萬死。眾王公大臣，齊笑道：「諒來陳御史所奏各款不虛，老中堂可一齊招認了罷。」不怕魯道同千刁萬惡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嚇得神昏智亂，只得答應了聲是。

眾大臣道：「老中堂既已全認，可請先回私第。待本大臣等覆奏上去，聽候天恩發落便了。」又命眾京員，落了魯道同傳問口供下來，好進呈御覽。魯道同仍向北謝了恩，戴上朝帽退出。

可憐魯道同年過花甲的人，平日都做的心高暢興的事，全以盛氣凌人，那裡受過這等風波，直氣得面無人色，如死灰相似。

貼身襯衫，盡行汗透，喘吁吁的站在朝房門首，一手扶住廊柱，略為歇息。見內裡各官，交頭接耳，「噉噉喳喳」的議論，明知說的是自己，此際也無暇過問。慢騰騰走出門，早有隨來的家丁上前攙扶，打過車輛伺候。

恰好魯鵬亦至，因聞內廷有旨傳喚，不知何故，不放心特地趕來。見父親如此形色，很嚇了一跳，忙迎上幾步，欲待詢問，魯道同望他頭一搖，丟了個眼色，即跨步上車。魯鵬知道此事機密，不便多問，也急急的跟了回來。

到了府中，魯道同才走上外廳，即將朝帽除下，使勁的在桌上一摔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今番是丟定了，還不知這幾根老骨頭可能好好的死在家內呢！我算走了一世的長江大浪，安然無恙，而今在小夾溝裡失風，豈不被天下人笑煞了麼！」嚇得魯鵬立在一旁，反不敢問長問短。過了半晌，方低低問道：「父親，究竟何事？如此動怒。內廷是何密事傳問？」

魯道同聽問，雙眼一睜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什麼事呢？老臉孔都削盡了。」遂將陳寶徵怎生參奏，怎生拿住私書把柄，內廷又怎生傳聞，「又恨寶徵這小畜生，甚是辣毒。參我倒罷了，我死也死得著了，不過拚這條老命，給他弄去。他連你兄弟們皆參了上去，說我家父子同朝，如何黨惡，直頭要一網打盡，他心裡才快活。我不知魯家，究竟與陳家是前世種下什麼冤恨，一結一結的解不開去。我久經要擺佈寶徵離我眼前，報復他老子當日參鵬兒之仇。我只說這件事算得什麼，隨便什麼時候，遇著空兒將他掉掉就是了。誰知他反弄我一下，又中在我要害之處。如今懊悔不及，怪我作事因循，可謂養癰成患。」

魯鵬聽說；也急出一身冷汗，忙問道：「父親在內廷，可全認沒有？」魯道同將頭一扭道：「胡塗東西，若是據聞參奏，我還不會分辯麼？無奈有這封私書質住，如何抵賴得過，也不容我不認。」魯鵬此時，亦顧不得父親坐在上面，不禁雙腳齊躁道：「你老人家這一認，是小小一窩兒都下火坑，沒想一個活的爬得上來了。」

此時魯道同被魯鵬說破，好生追悔道：「我認私書往來也罷了，怎麼連兩個兒子罪名，我都代認下來，可不是老背晦麼！」愈想愈急，惟有痛罵江西巡撫，誤事不淺。「你不能代我兒子出脫，我不怪你，誰要你寫這封書子，到我跟前討好。既有書信，怎麼又作事不慎，差這麼一個沒用東西進京，將把柄落於人手。偏偏又落在我魯家對頭手內，我們全家性命，都斷送在你一人身上。試問你寫這封沒打緊的書子到我，有何益處？辦到底，你也不得脫鉤，既害了人，又害了自己，何苦來呢！」魯道同氣一陣，罵一陣，甚至大哭一陣，鬧個不清。魯鵬在旁，也只落得長吁浩歎而已。

廳堂上鬧的沸反盈天，早驚動上房魯老夫人，與魯鵬等妻子。忙出來詢問，魯道同又由頭至尾，備說一番，魯老夫人也十分著急。自己招認私書往來，是有憑有據，無法狡賴。「大不該連兒子們的罪名，全行認下。你的年紀高大，不做官也不希罕。還留兒子們在朝，巴結出頭，將來亦可守候機會，報復陳家。這麼一來，不是斬草除根麼！」

魯老夫人心內一團的委屈，因見魯老氣惱太甚，怕的急出別樣事端，不忍再抱怨他，反忍氣吞聲，用言寬解他父子。命使婢扶了魯道同，回後堂少歇。「此刻急也沒用。好在聖旨還沒有下來，且從長計較，設法為要，不能束手待斃，所幸鵬兒等參款尚無實跡，庶幾可以挽轉得過」。魯道同也自覺得身子困乏，遂扶了使婢，到上房寬去外面大衣，躺在牀上，輾轉尋思，要想代鵬兒等豁罪。心內好似轆轤一般，滾上滾下的，無片刻之停。將他本身過失，反拋在腦後去了。

魯老夫人又重新安慰魯鵬，「不須過急，且去尋條門路，彌縫此事。再則不過丟官，只求沒有後災，即算萬幸」。一句話提醒魯鵬，忙喚套車，到各同年世誼前，告訴懇求他等，代為划策。

不提他父子忙的晝夜不安。單說陳寶徵奏折一上，中外皆知，無人不痛贊他有肝膽。恰恰又得著這般實在憑據，也是魯老頭兒該數倒運。凡有這班御史，都是通消息的。平日風聞得一件半件事情，即爭先奏劾。好在所參不實，沒有處分。一遇關係重大的事，便你推我諉，怕先出頭。若有一人出了頭，這些御史打弱的本領，要算一絕。此時見寶徵參倒了魯道同，又聞內廷傳問如此利害，眼見魯老是爬不起了，生恐被寶徵一人得了美名，即彼此不約而同，一窩風的彈章交上。有的參廣納苞苴，有的參私鬻官爵，有的參把持國政，有的參敗亂朝綱，眾口紛紛，所參不一。未了的幾位，沒有參款的名目，甚至把魯道同父子，如何廣蓄姬妾，用度奢華，縱容僕從的話，都參了上去。

卻好奉旨傳問的諸王大臣，又覆奏魯道同於原參各款，盡行招認，請旨核奪。眾折一上，天威甚為赫怒，當硃筆親批：

魯道同世受國恩，不知圖報，所犯各節，罪不容誅。姑念年邁昏聩，著加恩革職，永不起用。其家資私第，即著該承審王大臣前往抄封入官，不准徇隱。伊次子魯鵬，亦著革去中書，發刑部杖一百，刺配邊遠地方，不准收贖。長子魯鷗，既經兩江總督雲從龍參辦在案，著毋庸議。牛大保著交刑部細勘，有無別情，再行定罪。江西巡撫即行鎖提來京，嚴加懲辦。

此道上諭一出，在京各官莫不吐舌搖頭，說：「此次辦的利害。平時魯老那般作威作福的氣燄，行不起來了。」又有許多受過魯道同父子殘害的，俾著這個消息，人人撫膺稱快，唾罵奸臣應得這種惡報。眾王大臣奉了聖旨，點齊了數十名錦衣軍，直奔魯道同私第。

且說魯鵬前往各父執前訴說此事，要懇求他們設法。眾人聽了，無不搖頭。曉得這件事情重大，又聞天威盛怒之際，那個敢出頭去撞入網羅。又不好當面回決，都用婉言寬慰道：「我等大家須要商議個妥善章程，好代尊老大人分割保奏。此事非同小可，若草率而行，一則怕的反與老大人有礙，二則我等妄自出頭，亦有未便。世兄且請回府，代我等先請問老大人安好，但祈放心。我等明日寫一傳單，約齊人眾斟酌條萬全萬美的法則，再來報命。」魯鵬聞說，明知他們畏懼，故作推委，生恐人說「他們與我家同黨。卻也難怪他們，當此風火雷霆之下，誰人不怕牽連」。只得將計就計的先行道謝，「或者他們尋著機遇，代我家分憂，亦未可定」。臨行又再三諄托了人眾一番。直至薄暮，方回轉府中，將眾人所說的話，察明他父親。

魯老夫人終是女流見解，信以為真，喜得舉手過頂，謝天謝地道：「難得他們好心，尚念平日交情，不以我家勢敗置之不問。果然我家平安無事，就供他們的長生祿位，我也甘心。」魯道同睡在牀上，一聲兒都不言語。待他們母子說完，翻轉身歎口氣道：「鵬兒也癡了，何必又空往一場，聽他們兩句不著痛癢的鬼話。還有你娘，當真的相信。目下誰人敢出頭代奏，他不怕說是一黨麼？若是我家做件占上風的事，叫他們襯這麼一襯裡子，那可一呼百諾，無庸費事。甚至有人極的來，賣情討好，亦是人情大抵如此，不足為怪。你忙了半日，也該乏了，吃點晚飯，去睡著歇息罷。待我靜靜的想他一夜，有法出脫更妙，否則。只好聽天由命。」魯鵬答應退出。

這裡，眾使婢擺上晚膳，魯道同那裡還吃得下去，搖搖頭命一齊撤過，即叫放下帳幃，讓他安睡片刻。可憐魯老夫人，既捨不得丈夫愁苦，又捨不得兒子獲罪。先聽魯鵬的話，倒覺歡喜。此時重又愁煩起來，迢迢一夜，何曾合眼，坐在帳外，防魯道同要茶要水。命眾婢輪班去睡，替換著上來伺候。

只聽得外邊已交四鼓，魯道同在牀上猶自翻來覆去，咳聲不絕。天色才明，魯老即披衣起身，胡亂著淨了面，漱了口，略進了點飲食。正待親去見一班共過心腹的老同年，一一皆係當時當道的人，平時又聖眷優隆，一一與他們商議商議。我想是凶是吉，竟自覆奏一本，爽性自己直認不諱，隨便或殺或刷，我都情願，只要代鵬兒辯白清楚就好了。

忽見一個家丁匆匆的上來回道：「軍機內的各位王爺大人，都到了廳上，口稱奉命而來，請快去接旨。並帶著若干錦衣軍把守前後府門，連家人們都不許出外，不知何故？」魯老夫人聞說，嚇得直跳了起來道：「他們來這許多人做什麼，你可曾問問底止麼？」家丁回道：「家人也曾問錦衣軍內的人，他們皆不肯說。」魯道同在旁，聽家丁說完，即長長的，出了一口气道：「催命的符敕到了。」立起身，止住魯老夫人道：「你問也無益，還呆什麼，難不成他們帶了錦衣軍來，你還想不出麼？我去接了旨，你自然曉得。倘有變動，你同媳婦暫避一避，不要受人家嚇唬。」遂叫家丁速到前廳，擺香案預備，又叫取衣冠過來，忙忙的穿換齊全，大踏步出外去了。

魯老夫人甚不放心，親自扶了使婢，至穿堂竊聽。魯道同到了外所，見仍是昨日傳問一班王大臣，廳口站了多少錦衣軍，一個個擦衣揷袖，盡望著上面。魯道同趨至香案前，朝北行了廷參大禮，跪著讀了廷寄，不禁面容失色，忙摘去朝冠，擺在案上，又向北謝了恩。起身對眾王大臣行禮，雙淚交流道：「革員蒙天恩浩蕩，不加斧鉞，已屬萬幸。況陳御史所參各款，革員在內廷親口承認，夫復何言？但與江西巡撫往來私書一節，其中仍有下情。該巡撫與革員原有瓜葛，他做京官多年，不諳外事，自到了江西巡撫任上，凡有重大不決之事，都寫信來問革員。後來他又寫信入京，說聞得雲從龍因疾奏請開缺，若此事已定，他想謀兩江之缺。諸位王爺大人的明見，人心不足，自古皆然。當他做窮京官的時候，求一外任而不可得，及至簡放江西，身為封圻大員，也算榮寵無比。他復貪心不足，謀求兩江，可謂得隴望蜀。前番書來，革員即時回答，又狠狠申斥了他一頓，說他太不知足。且督撫不過一間分別，同是封疆，又何榮於彼而辱於此。再則此等書函，倘被別人看見，不知我與你怎生交通賣法。適值革員長子在南昌府任上被參，他又寫信到我跟前討好，書後復申前說。大約因革員申斥過他，所以他都寫隱語在上，此乃掩耳盜鈴，更生情弊。恰恰被陳御史所得，即參了革員，此事也說不得了，都怪革員居官不慎。人家既有私書相托，亦係咎有應得，故而革員不敢剖白，萬死何辭。惟有革員次子名鵬者，前在山陽縣任，蒙恩革職來京。隨後代他收贖了處分，援例捐納中書，此亦革員一時動了舔犢之情。一則使他等小人兒們，有個巴結；二則損了京官，可以常在革員身邊，時加訓誨，不致再有妄為。若說次子從山陽被劾以後，深為痛改前非，自補缺中書，雖是閒曹，從不敢偶一放縱，兢兢業業，常恐有失。革員又時將前愆數說，使他作鑒。不意陳御史亦列在參款，說次子與革員同朝黨惡。該御史其中未免有所挾隙，俾次子屈抑莫明，革員敢求諸位王爺大人俯念無辜，代為覆奏。革員父子即殺身，難酬大德。革員又欲冒死上一辯本，分割此事，未知可否使得？」說著，便搶步近前，意在屈膝。

眾王大臣忙一把拉住，齊齊微笑道：「老中堂，賢喬梓被屈各情，小弟等亦略有所聞。皆因賢郎等太覺慷慨，不拘小節，致招物議。諒陳御史斷不敢事出無因，然而老中堂亦不致過失如此之多。此皆我等持平而論，祈恕直言。至見委一節，但放寬心，小弟們遇有可言之處，即當代賢喬梓剖白，決不安於緘默，袖手旁觀。再者此時正值天威一怒之下，暫屈賢喬梓目下受點委曲，事後或特沛溫綸，仍舊起用，亦翹企可待之事。老中堂不須過慮，有傷貴體。至於辯本一層，小弟們識見甚淺，揣摹不到，不敢妄參末議。老中堂看可行則行，不行則止。若以小弟們管見，老中堂當此獲咎之際，又係代令郎分辯，更有嫌疑，倒是停一步為是，還祈大才度量其間。」

說畢，魯道同尚未答言，眾王大臣見天色不早，即翻轉面皮，吩咐廳口眾軍士道：「你們人齊了麼？可將前後門用心看守，不許私放一人出外。到內堂各處細細查抄，有半點徇隱，你們小心腦袋。」眾軍轟雷般一聲答應，即分頭到後進搜檢。把個魯老夫人嚇得魂飛天外，哭都哭不出來，索索的一陣抖，癱倒地下。還虧魯道同先囑咐過他們，魯鵬的妻子與幾個大力丫鬟；把魯老夫人平抬到邊間空房內放下，將門門好。大眾躲在裡面，竊聽外間消息，只說怎麼是好！

單說眾軍蜂擁入內，打開箱籠，倒翻衣篋，不問粗細衣服物件，一樁樁搜出，到前廳報數。眾王大臣命隨來各員，一一登簿核對。連僕婦使婢們的房內，都搜了出來。平時好一座赫赫威嚴的相府，此時鬧得內外哭聲不絕，哀號動天。連眾王大臣都皺眉按嘴，不忍聽聞。少時抄畢，眾王大臣又親自帶著軍士們，往各處覆查一遍。防軍士們徇私隱匿，日後查出，我們要擔處分。又吩咐魯鵬上了刑具，送交刑部發落。

眾官重到廳前，看了看清單上，惟私財最多，竟有百萬有餘。暗暗點頭道：「這老頭兒，可稱一把巨手。十數年被他積聚下如此之多，可歎一朝化為烏有，還落得萬人唾罵。可不是夙昔枉耗盡心血，不得安享了。」隨即將各物點清，上了封皮。又發下封鎖前後門的條諭，眾官起身對魯道同道：「奉屈老中堂同寶眷至他處暫住幾時。尊府已經封鎖入官，難以棲止。此乃上命差遣，非是小弟們不情逼迫，尚祈原宥。」即叫眾軍士「各處搜尋，不准容留一人在內」。說罷，眾官各坐轎回朝覆命。

眾軍士把男女僕眾，一齊驅逐出外。魯道同到了此際，惟有一包眼淚，幾聲怨氣而已。帶著老妻媳婦等人，也只得出來。眾軍見內裡無人，將前後門用鐵鏈封鎖，上面貼了條諭方散。

可憐魯道同夫妻，皆是一品的身分，素昔高堂大廈猶為未足。現在親丁數口，弄得沒地棲身，立在街市。魯老夫人等從來未見過生人之面，連三尺之童都難入中堂，此刻更形羞縮。回首當年，豈非天淵之隔。僕婦人等，有良心的；還戀著不走；那沒良心的，見自家東西都一並抄完，盡歸到主人身上，口內夾七夾八的連說帶罵一場，另尋門路去了，只剩貼身男女數人。

內中有個年老家丁，趕著僱了兩乘小轎，請魯老夫人與魯鵬妻子乘坐，又走向魯道同面前，低低回道：「老爺，且請到前面蓮花庵內，少住兩日，再作計較。都不能立在街心裡，也不成體統。」魯道同點點頭。眾男僕扶著魯老，女僕跟著小轎，直奔蓮花庵來。這座庵是魯府香火，所以老家丁不必去說，竟領著大眾前往。

此時街坊上看的人，上千上萬，挨挨擠擠，無不拍手稱快。甚至有高聲痛罵的，有大笑叫好的。還有一等輕薄子弟，偷看魯鵬妻子，口內兼嘲帶諷。魯道同目下無力無勢，只有听之而已。惟叫家人們速走，「難道聽他們罵得快活麼！」連眾家丁都不敢奈何他們，也只好吞聲忍氣。若在平日，早經不肯干休。可知這班閒人，在魯府興旺之時，亦不敢如此放肆。此名為牆倒眾力推，樂得醒醒脾。出出素日耐下去的鬱氣。足見人生在世，都要做個好人。譬如魯道同是個好官，而今受了無妄之災，旁觀即有歎息呼冤的人，必至痛詈陳寶徵了。現在人罵的是魯道同，贊的是陳寶徵。古云：人言可畏。旁論最公，真正不謬。街市上聞文，不必贅敘。且言魯道同等人到了蓮花庵中；不知如何著落，再聽下回分解。